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中國青年

週刊

第七期
每冊定價二分

學術與救國……代英
新詩人的棒喝……中夏
中國的「實力崇拜派」……大沖
土耳其革命略史……敬雲
北京公園之哈丁紀念碑……仲英
湖南安徽之學生界……仲英
羅素之中美關係論……敬雲
青年之新道德……子喬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通信處　上海江灣復旦大學阮仲一轉

總代售處　上海小北門民國路振業里口上海書店

學術與救國

代英

我在這三個多星期，許久不能爲『中國青年』作文，實在抱歉得很。

我有許多要說的話，因爲不能寫字，祇能想不能說；可是又因爲越想越覺得要說，所以今天託朋友代我寫下這一篇來了。

我病中接着南京朋友效春的信，他有一段話說：

『中國青年』頗得一般青年信仰，我亦希望他能更多引人注意。惟望不要把學術看得太輕了，我們要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國事，但不希望青年反對學術也。你有些話，不免故意過甚其辭，怕反對人失信用。

我接到他的信，覺得他或者有些誤會罷。我怎敢反對學術 我處處想從學術中求得社會破壞建設中所應遵循的途徑，但我處處覺得材料不夠用，知識太短淺了。我很恨從前糊裏糊塗讀了幾本不相干的書，完全未曾注意社會科學；我現在正想多用力研究社會科學哩！

一般人知道製造機器，駕駛汽車是不能不學的；若是沒有學這些事的人，偏要談這些事，一定要被『行家』笑壞。但是很奇怪的，一般人對於怎樣使社會進步，却以爲不須學習，便都能說些不錯的話。所以一個大學者不敢討論一個木匠石匠的專門小問題；但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搖起筆來，便都可以談經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無論是一個天文家，或者數學家，當他對公衆演說的時候，除了說他本行的事情以外，都要自命爲能談一點社會問題。所以大家都以爲社會科學是可以不必學的，也因此大家終究不知道怎樣使社會進步。

有些人說，中國是一定不會亡國的，有些人說中國非亡國不可：其實兩方面都是說夢話。以為一國古老廣大便可以不亡麼？巴比崙叙利亞的古老，印度的廣大，却一個個都亡了。以為內亂外患便一定亡國麼？蘇俄的內亂，土耳其的外患，却都不能禁阻他們興盛起來。一個國家要撥亂反正 轉弱為强，必定有他應遵循的途徑。我們要在社會學者的理論中，古今中外歷史的教訓中， 去找出這種途徑， 我們便能有把握地 可以救中國。 怎樣能反對學術呢？

昨天又接着保定一位朋友中秀的信說：

有些人說，但但研究社會科學有什麼用呢？不過祇是做到破壞的工夫罷了，怎麼能夠建設呢？還是多多注意自然科學，以為將來的建設預備罷！無論怎樣，自然科學是不能丟開不管的。—他這樣的論調，是最能迷惑人心的！有許多正在觀望中的青年，都要受到他的暗示了！望你在『中國青年』上多多發表關於此類的文字，因為沉睡在科學救國的迷霧裏的青年，實在不少呵！

我對於他這所說的自然科學，以為若是指的供給常識，造成豐富的人生興味的中小學自然科學，我們並不必反對。但是像今天中小學沒有儀器標本，僅僅教授學生一些簡單枯燥的原理原則，使學生覺得比學古文還沒有趣味，以為這種自然科學有什麼用處，那便是笑話了。—但這與社會的破壞建設沒有大關係。

若所說自然科學是指的工業農業等技術知識呢，則我以為學這種技術的當然還比那些學舊學和學白話詩的人要好些 我們也並不十分反對。不過我們覺得要救中國，社會科學比這

學技術科學重要得多。

我在成都聽見一個人很發感慨地說：『合成都各專門學校學生的學識，造不起一里鐵政，中國怎樣會強呢？』哈哈，笑話！她以為合成都學生的學識造得起幾里鐵路，中國便強了嗎？中國再沒有人，合全國東西洋留學生修幾十幾百里的鐵路，總也沒有不能的罷。但是政府祇知打仗，祇知搶錢，祇知逢迎外國人，全不肯用這些人做這些事。在這種政府之下，再有幾百幾千個專門技術人材，也仍然找不着正經事做，也仍然做不出正經事來。他們怎能講甚麼科學與救國呢？

譬如學習製造飛機的，中國也有譚根，厲汝燕，周厚坤等，但是中國何處有飛機廠可以請他們製造。他們若不是留在外國工廠，幫外國人製飛機，至多回國來祇能做個駕駛飛機的人，或者甚至於祇能在商務印書館裏做些小小的工藝品。由此可見中國政治若是長此混亂，養些技術人材，終歸無用。

現在全國工業農業的畢業生也不知有多少了，但是國內秩序混亂，百業不興。這些專門學生仍祇有去做官，去當土豪，去在個設備不完全的學校裏搶一個飯碗，結果把所學的一起忘掉，仍然同別的人一樣，變成一個光棍的流氓！我敢斷言，第一是要社會有個改革，政治要比今天能上軌道，不然，多一個技術家，便是多一個流氓！全國專門大學一年要畢業幾千個學生，我為中國寒心呵！還講甚麼科學救國麼？

要破壞，需要社會科學；要建設，仍需要社會科學。假定社會是一個工廠，社會科學是工廠管理法，有能管理社會的人，一切的人有一種技術，便得一種技術的用，沒有管理工廠

的人，祇有機械，祇有像機械樣的工人，技術家，工廠永遠做不出成績來。

有的人要說，縱然有了管理工廠的人，仍然要技術家，這是個錯的。但是中國也有不少的技術家哩！倘若中國的技術家不夠用，儘可以請外國的技術家爲我們服役。祇要主權在我們，請外國的技術家，猶如外國人招華工一樣。即如現在德國的窮窘，設如我們問他們要技術家，眞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美國日本從前都向別國僱請技術家，所以有今天。由此可知中國是政治上軌道要緊，技術家的夠用不夠用，還不成一個重要問題。

中國政治上了軌道，能夠有足夠的本國技術家，自然是再好沒有了的。我們並不反對人學技術科學。但是我們以爲單靠技術科學來救國，只是不知事情的昏話。越是學技術科學的人，越是要希望有能研究社會科學，以使中國進步的人，好使他們可以用技術爲中國切實的做事。技術科學是在時局轉移以後纔有用，他自身不能轉移時局。若時局不轉移，中國的事業，一天天陷落到外國人手裏，縱然有幾千幾百技術家，豈但不能救國，而且只能拿他的技術，幫外國人做事，結果技術家只有成爲洋奴罷了。所以，我們覺得要救中國，社會科學比技術科學重要得多。

新詩人的棒喝

中夏

我常對朋友說：『凡是想做新詩人的都是懶惰和浮誇兩個病症的表現。』聞者以爲太過。我現在脩正了說：『凡是想做新詩人的多半都是懶惰和浮誇兩個病症的表現。』大約是沒有什麼語病的了。

新文化運動以後，青年們什麼都不學，只學做新詩；最後連長詩也不願做，只願做短詩

。今日辦一個弱濺，明天辦一個湖光：今日出一本繁星，明天出一本雪朝，……眞是風靡一時，幾乎把全中國的青年界都被他們佔爲領域了。

取來科學這件東西，實在太乾燥無味了，實在太艱深難學了，比方達爾文要證驗他的『物種由來說』，馬克思要證驗他的『剩餘價值論』，都經過數十年的辛苦，到後來他們的學說出世的時候，都已是白髮星星，面上都有極深的皺紋了 這種艱苦吃力的生活，那裏是根器薄弱的人所能過所願過的呢？自然只有『易爲而又易得名 的新詩是他們唯一無二的『終南捷徑』了。

『坐在草地上做新詩』（吳稚輝先生語）的，便是混沌的欣賞自然；撕混男女交際場中做新詩的，便是肉麻的謳歌戀愛；飽食終日坐在煖閣安樂椅上做新 的，便是想入非非的讚頌虛無；他們什麼學問都不研究，唯其如此，所以他們幾乎都是薄學寡識；唯其如此，所以他們幾乎沒有一個人把人生觀和社會觀弄個明白；唯其如此，所以他們的作品，即使行子寫得如何整齊，辭藻選得如何華美，句調造得如鏗鏘，結果是以之遺毒社會則有餘，造福社會則不足。然而他們却挂上什麼『新浪漫主義』和什麼『爲藝術求藝術』的招牌，以爲掩飾的護身符，這是多麼可憐可惱的一樁事呵：

有人以爲這些都是胡適之藍作俑之過，其實胡先生雖提倡新詩，何曾教人不研究學問。即就胡先生個人而論，固然高興時有感觸時做幾首新詩，然而他全副的精神却在做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爲什麼他研究學問的這一點好處他們不學呢？

我們不反對新詩，我們亦不反對人們要做新詩人，我們反對的是這種不研究正經學問不

注意社會問題，而專門做新詩的風氣。如果這種風氣長延下去，將來中國青年界要演成一個什麼樣子，是我們此時所不忍預言的了。所以我們在此垂涕泣的叫喊道：

青年們！醒來喲！
誰在你們的四圍？
虎視鷹瞵的，
磨牙吮血的？
你們是處在一種什麼環境？
你們爲負了一種什麼責任？
春花般的青年們喲！
朝暾般的青年們喲！
烈火般的青年們喲！
新中華的改造只仗你們了，
却不是仗你們幾首新詩。
青年們，醒來喲！

中國的「實力崇拜派」

太冲

中國現在有一派人，我替他們取一個名字，叫做「實力崇拜派」。這一派裏面包含的分子極其複雜：有學者，有教育家，有紳士，有商人，有宗教家，有政客，有洋奴，……他們并不一定有大規模的組織，但他們的步驟一致，他們的心理一樣，他們對中國前途所抱的態度

沒有什麼差別。他們是軍閥的護符，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傀儡，他們是中國改革前途絕大的障礙，有志改造中國的青年，應該特別注意他們。

這一派人幷不是認定中國不應改革，但他們相信在現存的軍閥腳下一樣可以產生改革中國的辦法，進一步的，他們更相信他們的，業得着軍閥的助力更容易推行，所以他們對愈有實力的軍閥愈是特別的恭維，特別的拉攏。張謇這班紳士之擁護齊燮元，黃炎培這班教育家之恭維馮玉祥，恭維唐繼堯，乃至北京那班「好人」之甘心為吳大軍閥利用，外交系這班洋奴之甘心做曹錕的走狗，都是這一方面絕好的例，

這一派人又認定英美這種帝國主義的勢力是絕對不可抵抗的，他們凡遇着要和這種勢力接觸的時候，總是誠惶誠恐，絲毫不敢放肆。我們看王正廷辦中俄外交要先請英美日本的示，何東提倡和平會議要請列強列席，教育界這班留學生要把他們夠親美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又都是這一方面絕好的例。

這班人的眼光是近視的，態度是苟且的，只知道少數人的實力，不承認有所謂民衆。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這一派人一天不與實力派勾結，便和叫馬路的野雞拉不著客人一樣。甲派的實力倒了，他們馬上又崇拜乙派，乙派倒了，又以次崇拜到丙，到丁；吳佩孚曹錕齊燮元馮玉祥固然可以使他們崇拜，老洋人孫美瑤的實力一旦到了可以被崇拜的時候，他們又何嘗不可以崇拜呢？

上面所講的話，並不是我有意要過甚其辭，只要稍稍留這一派人的行動，都可以承認我所說的無一不是事實。我確實承認這一派人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是很大的：青年的教育操

在他們手裏、外交由他們包辦 地方實業由他們把持，大規模的工商業他們也有種種方法去插足。

青年們，試想想．中國社會上有了這樣一個「實力崇拜派」，還講什麼是非，講什麼節操，講什麼政治軌道，更講什麼推倒軍閥，講什麼打倒帝國主義？這一派人都是很聰明很狡猾的，他們偶爾也可以做一兩件差强人意的事情，偶爾也可以發一兩句激昂慷慨的議論，但這完全是一種敷衍手段，也就是他們永遠立於不敗的一種方法。青年們，假如你們也為這種手段這種方法所欺騙了，中國改革的前途也就不堪設想了。

土耳其革命略史（續）

敬雲

勝利的與揚眉吐氣的土軍打敗希臘之後，避免與英國戰爭；而英國因希軍戰敗受了打擊，亦願棄她的軍事計畫，與土言和。協約諸國想在洛桑會議中以外交手段，政治與經濟的壓迫，重新得着他們在戰場中所損失的權利。土國的資產階級在打倒君士坦丁政府之後應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是採取革命到底的政策，引導羣衆奮鬥不屈，對協約的侵略毫不退讓，或者懼怕羣衆因奮鬥而增長實力，乃與帝國主義妥協以保存社會階級的現狀。畢竟土耳其政府因為是資產階級當權，所以採取了後者的政策。

這次竭全國之力供應戰爭犧牲數年，土國本可得着完全解放的，因資產階級懦弱而毫無結果。洛桑會議土國只得着治外法權及外郵之撤消與極少領土之恢復。至於土國疆界的劃分問題，本國的海口任外國軍艦出入問題，石油富源之任外人侵奪，及償還重利盤剝的不法外債問題，這是關係一國獨立與否的問題，均不會得着解決。她反引狼入室，將近東的許多礦

山，鐵路及建築等權利，割讓給於美國。

土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完全不知利用英法衝突。只是法國用以要挾英國，使她對法國滅亡德國政策讓步屈服。直至法國得着英國的許諾時，她便協同英國來侵略。由此看來沒有偉大革命羣衆的後援，想利用列強間的衝突，眞是做夢。她只有被人家當傀儡玩諸股掌之上的資格。

土國的羣衆因無主觀的自覺的革命預備：他們的國民解放的工作半途而廢。土國的資產階級現在是接合外國資本　變成反動的階級，現在是只有被壓迫的勞農羣衆起來貫澈國民革命的使命了。

我們由此次土國革命得着許多教訓，第一，這次革命的領袖是屬於新興的資產階級，勞農羣衆都沒有什麼主觀的預備、有意識的參加，所以他們終於爲資產階級所賣，不能達到他們的解放。第二，如上述的土國農村的經濟變遷現在也許是在中國的農村中慢慢的演化，現在又加以美國逐漸輸出資本開發中國外力的直接壓迫人民，如鐵路共管與長江艦隊（軍事佔領）等舉動，這是激起中國人的反抗力，如在土耳其一樣，這是爲中國的人民預備反抗外力的客觀的物質的條件，我們也應當適應這種客觀形勢，做强烈的革命的宣傳。第三，據上月二十九日巴黎電，土耳其已正式宣布共和，基瑪爾當選總統。這種由人民奮鬥成功的，由推翻外力宰制與掃除本國封建勢力以後才宣布的共和，由領袖人民鬥爭而當選的總統，才算是眞正的共和，眞正的總統、比中國目前苟且遷就反動勢力，任其孳乳蔓延，只是招牌上宣布的假共和與今日因塗炭人民而當選的皇帝總統，他們的相差間眞是有天淵之別了。（完）

北京公園的哈丁紀念碑

仲英

美國的哈丁死了幾個月了，中國人到現在是『猶有餘哀』！

哈丁死後，中國各地都開會追悼，各報紙嗚哀頌德，各公團專電弔唁，各官場懸掛半旗，中國人的孝敬悲誠會在這些地方表現得淋漓盡致了。但是我們中國的洋孝子與洋順民還以爲未足，還要立碑首都以垂久遠，紀念哈丁的華府會議與盡力世界和平。

華府會議的目的是打消英日同盟，打破日本在中國的優勢，以便利美國的發展，中國在這次會議以後只逢着比日本還凶惡還可怕的敵人的侵略。華府會議又是一種騙局，牠給予了中國幾點口頭恩惠，騙得一些不長進的中國人骨軟肉酥，她好恣情的無抵抗的剝削。講到盡力世界和平，更是笑話，他死的前數日還到亞斯加視察建築美國軍港，他還演說美國要維持頭等海軍，像這樣的人還說盡力世界和平，眞是不知天下有羞恥事了。

然則中國人如此紀念他有甚麽意義，爲他立碑，爲他開紀念會，到會者千餘人，這是什麽道理？這是證明中國人的民氣一落千丈，中國人的媚外心理日增月盛，美國的勢力彌漫了北京城圈。中國以前被德國人强迫着建立克林德碑 現在則自動的供奉哈丁。美國公使舒爾曼在紀念會中演說，公然比哈丁爲中國的孔子，這不是開頑笑，這是說，你們要供奉哈丁同供奉孔子一樣，至少每年要對他行春秋二祭！中國人既建立他的紀念碑於中國首都，這是中國人歡迎美國的欺騙與其侵略的鐵證。這是全國的大恥辱，國民應當起來昭雪呀！

湖南安徽之學生界

仲英

有位易家鉞先生在湖南安徽當了一兩年教員之後，做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的丘九問題」。他在那篇文章裏，用輕薄的口吻痛罵湖南學生界的學風誇大，安徽學生界的學風囂張。他罵安徽的學生「太好政治活動」，湖南的學生「迷主義　太好做社會活動」。他的結論是大聲急呼的勸學生「不爲政治社會等活動」，「不爲主義等問題等所炫惑」，而要「去眞正讀書」。我不暇與他辨理論的是非，我但問：

一、眞正讀書的江浙學生，死氣沉沉的，關起門來不問世事，他們對於社會的貢獻在那裏？

二、眞正讀書後，又怎樣的能對於社會有用？

對於第一問題我們可說他們對社會毫無貢獻　他們只知讀英文，講體育，看電影，受職業的教會的教育。他們充滿了個人的自私自利的觀念，毫無社會的精神，這種教育的結果是養成一些崇拜外人，崇拜金錢的學生，這些讀書對於改造中國的事業上絕無用處。

第　、眞正讀書後又怎樣的能對于社會有用？現在的理論與實行，讀書與經驗中間隔有很深的鴻溝　最會讀書的，初入社會即是一很老實的書呆子，對社會上的事情盲然不知，還是要從最低的常識學起，從前書本上所得的知識只得（在九霄雲外（換句話說，他在學校所受的多年教育，只是白費）。這種書除了讀着炫博外，也沒有什麼實際的好處。

純粹讀書不問世事便會養成一種冷酷無情的自私自利的書呆子。眞會讀書的，眞是打破以前科舉時代讀書的習慣的，必是兼從做社會活動和政治活動的人。這種求學與辦事同時進行，可以溝通學術與事業的隔閡。湖南與安徽的學生恭　較上是最容易向此方向努力的了

湖南與安徽的學生，熱心勇敢奮鬥，是最有名的。最近安徽學生搗毀議員家宅便是一個例。湖南安徽的學生已知道向惡勢力作戰奮鬥了，他們所缺的是作戰和奮鬥的知識，這是他們要靠讀書來補救的，但他們決不能倒退着走，拋開社會和政治的活動不做，專去讀書。

易君在那篇文章說湖南的學生聯合會『曾快郵代電到北京主張（一）解散國會，（二）解除吳佩孚武裝。可惜在六一事件發生時他們沒有革日本天皇的職』。關於安徽的學生說老而不死的步兆珍，被丘九爺微微的哼了一聲就飛開毛腿跑了』。這是說學生已是一社會勢力了，旁地方的死讀書的學生怎樣？

羅素之中美關係論

敬雲

羅素曰前年遊歷中國回國以後，著有『中國問題』一書，暢論中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情形，尤注重在華府會議以後的遠東形勢。該書第十章『遠東現在的實力與其傾向，』有論美國在遠東的政策的一段，讀之令人不寒而慄，今擇譯其一節於此，不知提倡中美親善的人看之當作何感想。

『我能想像，若是美國政策在遠東成功之時，中國的情形當是怎樣。中國必被迫而成為有秩序的國家，但此種秩序只到適宜於為發展外國工商業的區域的程度而止。中國的政府在西人認為可以代替現在的紊亂狀態時即為滿足。中國的財富逐漸增加的流出到投資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一個汗流不已的無產階級由此在中國發達起來。基督教的勢力佈滿全國。中國的固有的美術除了那些富翁認為有購買之價值的得以保存外，其餘盡遭毀滅。中國人民漸感覺其為外人剝削，而某日，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後，一個秘密會社的號令：通國的白人一個

盡殺絕。這一切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人性原來是這樣。這是因為富者求愈富的原故 但人家必告訴我們因為：使中國有好政府，故不得已而如此。好字的定義原點困難，但好政府的定義是容易得很，凡是為資本家獲得最大的紅利的政府，即叫做好政府。』

他又在同書中說：『英美民族的文化成分可以新教徒的道德，體育 衛生，虛偽四種包括之。在遠東我會着的美國人，除去一個人外，不論他與基督教有沒有關係都是為美國文化宣傳的。我所謂的虛偽，不是日本外交家與歐美各國辦交涉所用的有意識的虛偽，而是更深的更不自覺的一種』。他又說『美國在中國的野心是經濟的：只要中國全國開放，給美國通商與發展勢力範圍的政策在如美國一樣的富庶與强盛的國家看來，比較普偏的門戶開放政策是不如的。所以我們不能認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人道的。』

以上所引的幾句話，是很可說明華會以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目的了。認美國是主張人道正義，扶助弱小民族，維持世界和平的中國的蠢人們，你們試想壓迫着本國幾千萬人民當工銀奴隸，黑暗異常，私刑拷打美國黑人以取樂的美國人，他們還能救毫不相干的中國民族麼？『崇拜實力派』的人們的迷夢也可以醒一醒了。

青年的新道德（來稿）

子喬

一切的舊道德是不適應於今日的青年了。任那一般有志之士痛心疾首於國亡無日，急待青年之挽救而青年們又語大萎靡，所以要提倡激發士氣，培養人格提出幾個道德目標，以督責青年之修養的，任他們如何呼號，恐終不能迴狂瀾於萬一。我們中國人從宋朝以至今日，講修身養性（即今日之所謂修養）到今日已有幾百年了，但是就羣衆說可算毫無效驗。修養自修

落，墮落自墮落，所以他們所提倡的道德與修養在今日我們青年不可囫圇吞棗的承受，而有重新估定其價值之必要。

一、我認為青年們在講道德之前要注意一件事情即是，道德是有階級性的，不是普遍性的。所以一切尊重，忠誠，友愛，信實，互助，這些美德都應帶有階級性。換句話說，我們在講這些道德之前首先要問我們是對於何人，是對於壓迫階級或是對於被壓迫的羣衆。對于前者—在今日的中國，外人，軍閥，官僚，政客是我們的壓迫階級—我們沒有什麼信實；尊重：…我們只有欺騙，狡詐，輕鄙，仇視。對於後者我們才有忠誠，友愛，互助，信實。我們不是耶穌教的偽善者，要愛敵如己，我們也不是孔教從，主張空洞的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二、青年的道德是反個人的是社會的。以前的人是主張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現在我們是在人與人的關係非常密切的環境之中，彼此的生活交互影響，環境逼迫人作惡的勢力非常之大。我們知道社會不改良，私人極易陷於墮落，所以我們要認定必社會改造後始有圓滿的道德之可言，（比方在現代制度下，你不能不坐人力車）。

三、青年的道德是活動的，不是靜止的，換句話說，是訓練不是修養。空空的提倡人格修養，意志磨鍊，品格的砥礪，忱惰的陶淑，只可當無意義的口頭禪，說得嘴響和好聽，試問如何陶淑，砥礪，必無具體的辦法。我們怎樣使我們的人格偉大，意志堅強……？是在我們做羣衆的活動，為社會服務，即是做青年運動勞動運動，做農民運動，國民解放運動等等。或者有人說青年意志不堅定，社會服務，容易墮落，我說防止的辦法極其容易，是在鼓動極多的青年羣衆為社會服務，琛尋他們的相互監督即可防止領袖的落墮。墮落是沒有羣衆的

原故，我們只要有羣衆的監督，有嚴密的組織卽不怕了。

階級的，社會的與活動的道德是我們青年們今日應該注意的。

上海書店啓事

社會科學會諸君爲普及社會科學知識於國人起見，現分任編印各種社會科學講義託本書店發行，辦法大路如左：

一．每月發行講義一次，，定價大洋五角。

二．全年十個月，預交者收價大洋四元。

三．每月有六種講義字數在八萬以上，合訂一冊，兩年出完。

四．第一期之講義爲社會學，社會哲學，社會進化史，經濟學，社會問題，社會思想及運動史，國際政治等。

五．各處向本書店直接購買者，須於每月一日以前寄足講義費；向各地代派人購買者，亦須按期納費，由代派人轉交。但定全年者其費須直寄本書店。

六．本書店對於一切直接定購之個人及代派人，均須收足講義費始能發寄，空函索寄者，恕不答復。

七．第一次講義準於民國十三年正月出版。

上海小北門外民國路振業里口十一號

上海書店白